

一 二獎

作品：重金屬

得獎者：

鍾明燕

鍾明燕，一九七三年花蓮縣瑞穗出生，現居住桃園縣大溪鎮。視覺藝術工作者。此時此刻仍然信仰，各種藝術的內在能量與外在可能。

得獎感言

參加頒獎的路上，雨一直落。在前進的視野裡，許多人們低頭，在一方螢幕不停挖抹「智慧」型手機。車廂滑過捷運站，許多臉孔，組成一種暫時的指紋與溫度。想看腳下一方泥土，眼下是絕不可能，我懷想父祖們望向土地「智慧」也是低頭的身影。傍晚回程，我試想著早上落下的雨，有多少，還觸不著真實的泥土地？願這些雨水中若有父祖們的淚，都能平安抵達他們的土地。



重金屬

我和我爸說要去聽重金屬音樂

很用力的說

一字一句加強語氣

用吼的較佳，像吵架

其實我們感情堅固如金

是因為他職傷重聽，我說話就得像個使勁的鼓手

所以我對我重聽的老爸說要去聽重金屬音樂

他只聽到，重金屬，音樂兩字自動消音然後

他說重金屬他在行

說把我拉拔長大就靠他的金屬加工廠

生意好時連假日也犧牲

換來家裡經濟起飛

阿爸咧嘴得意的笑

旁邊阿公卻滿臉愁容

阿公聽到我要去（聽）重金屬醫院（音樂）

是因為他老化的聽覺時常漏字又聽錯

阿公對著阿爸大叫「夭壽，還笑得出來」

嘟囔彼時無奈一半的田地給阿爸蓋金屬加工廠

他說那是祖先留下來的良田餵養了阿爸也福澤及我這個金孫
後來聽說可怕的重金屬汙染

阿公問神後堅持拆了阿爸的金屬加工廠

田地整個廢耕，我去念工業相關

阿公和阿爸聽力不好講話大聲愈來愈像吵架

其實他們感情真的不好，我心情結塊

迷上了重金屬音樂，常常外面吵架幹譚

我聽重金屬音樂發現兩者意外地協調

心裡感受到和諧冰冷平靜沸騰

有一次他們吵架我在客廳裡放給他們聽

他們難得口徑一致說這是被鬼抓到嗎

有夠難聽，是汙染

我說這叫重金屬音樂他們全都歪頭不見

我跟我阿爸說要去聽重金屬音樂

田地已經土地重劃圍給政府又落入財團

一個巨大的工業城發達覆蓋了村裡世代相傳的良田

我在夜店裡聽著重金屬音樂搖頭像榔頭對著腦袋金屬加工

內心卻響起阿公給地下電台點播的，黃昏的故鄉

我突然流淚了解憤怒的意義我猛烈搖擺甩動頭殼

猛烈頭錘旁邊黑鴉鴉的搖頭一族

我醒來的時候阿公說沒想到重金屬醫院那麼多不快樂的人

我笑著跟阿公說想聽，黃昏的故鄉

若有所思的阿公唱給我聽露出了他金屬的假牙

醫院窗外鐵紅的夕陽正往故鄉的方向直直落下

三代人畫像

◎ 吳晟

從阿公的良田變成父親的重金屬工廠，再到作者本人去重金屬音樂的夜店，將三代人的生活型態，和台灣一甲子以來，承擔重汙染換取經濟發展的社會脈絡，緊密連結。阿公將重金屬「音樂」聽成「醫院」、父親因長年在重金屬工廠工作而重聽等等意象，在諧趣中卻另有指涉、別有寓意。整篇詩作構思設想十分巧妙，又能融入生活化的日常語言，寫實風格更加鮮活。讀本詩內心一再被重重敲擊，無比沉痛，引人深思。唯「地下電台」一詞，尚待斟酌。那是不合理制度壓迫下的產物，幾乎是中南部電台的通稱，有汙名化之嫌，現今大都已合法化（地上化），社會上多數人卻仍習焉不察，普遍沿用。